

從任憑義動詞到讓步連詞演變綜論

張麗麗*

提 要

漢語有許多讓步連詞都源自任憑義動詞，包含「縱」、「饒」、「任」、「從」、「儘」、「隨」、「憑」、「讓」等，這幾個詞都發展出相當於「即使」的虛讓用法，其中有五詞還發展出相當於「無論」的總讓用法。本文觀察這組動詞發展為讓步連詞的歷史，並探討其讓步功能不一致的原因。文中根據賓語性質將此類動詞區分兩類，從而解釋諸詞發展為讓步連詞的差異，並佐以跨語言平行演變證據。

本文針對這些讓步連詞的形成提出新觀察，並指出複句關係的匯通是此演變的重要條件，也是漢語讓步與轉折關聯詞的共通演變條件。文中也藉由動力模式的延續解釋本演變以及使役動詞其他語法化現象，說明概念模式的延續是使役動詞的共通演變條件。

關鍵詞：任憑義動詞、讓步、實讓、虛讓、總讓

本文於 109.08.12 收稿，110.03.17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DOI:10.6281/NTUCL.202106_(73).0006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from “Letting without Interference” Verbs into Concessive Conjunctions

Chang, Li-Li

Abstract

In Chinese there are many concessive conjunctions originated from ‘letting without interference’ verbs, including *zong*, *rao*, *ren*, *cong*, *jin*, *sui*, *ping*, and *rang*. All the eight verbs have developed into conditional concessives ‘even though,’ and five of them have also developed into generalized concessives ‘no matter how.’ The article aims to observe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and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reason why they are different on concessive fu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object these verbs took, they can be distinguished into two groups, and their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can thus be well explained. The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s were also proposed to support the findings.

The article proposes new observa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se conjunctions and argues that ‘the coherence of sentential relations’ is not only the condition for their formation, but also the condi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oncessive and adversative conjunctions in Chinese. Adapting the model of force dynamics to explain the polygrammaticalization of causative verbs, includ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aintaining of the conceptual model’ is the common condition for the grammaticalizations of causative verbs.

Keywords: ‘letting without interference’ verbs, concessives,
factual concessives (‘though’), conditional concessives (‘even though’),
generalized concessives (‘no matter how’)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從任憑義動詞到讓步連詞演變綜論^{*}

張 麗 麗

一、前 言

1.1 問題緣起

讓步是一種較為複雜的複句關係，經常和轉折相提並論，典型的讓步複句是由連詞「雖然」帶領，而典型的轉折複句則是由「但是」連接。讓步和轉折均是因果關係的逆反，例句 (1a) 順著事理發展，此為因果複句；而例句 (1b) 和 (1c) 則是逆著事理發展，分別為讓步複句和轉折複句。

- (1) a. 下雨了，他就回家了。（因果複句）
b. 雖然下雨了，他不回家。（讓步複句）
c. 下雨了，但是他不回家。（轉折複句）

讓步和轉折複句的差別，在於讓步複句是前分句帶有讓步連詞，預告後方將有逆轉，而轉折複句則是後分句才出現轉折連詞，是故呂叔湘（1992 [1941]: 436）認為讓步複句「是擒縱句法的一種，先承認甲事之為事實（一放），接下去說乙事不因甲事而不成立（一收）。……上句即已作勢，預為下句轉折之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漢語讓轉關係的通與變」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專題演講宣讀（2020年7月16日），感謝魏培泉先生和張永利先生惠賜意見，投稿後亦承蒙審查人指出一些重要疑點，特此鳴謝。本文採用下列語料庫檢索資料：「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央研究院中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全宋詩分析系統」、「中國古典戲曲資料庫」，謹此聲明致謝。

地。」而由「即使」、「無論」及「寧可」帶領的複句，也和由「雖然」帶領的複句有相通處，邢福義（2001: 467）將之都歸為讓步複句，分別稱為「容任性讓步」、「虛擬性讓步」、「無條件讓步」和「忍讓性讓步」，各簡稱為「實讓」、「虛讓」、「總讓」和「忍讓」，下文一律以簡稱稱之。以下是該書所舉例句。

- (2) a. 他們雖然自己挨餓，也要把口糧省下來。（實讓）
 b. 他們即使自己挨餓，也要把口糧省下來。（虛讓）
 c. 他們無論自己怎麼挨餓，也要把口糧省下來。（總讓）
 d. 他們寧可自己挨餓，也要把口糧省下來。（忍讓）

從這組例句可以看出四種讓步複句的異同。「雖然」和「即使」都連接讓步關係，只是前者用於實然情境，後者則多用於虛擬情境。「無論」分句由表任指的疑問詞語構成，表示在所有的情況下乙事均成立，隱指雖然／即使情況不利，乙事仍成立，所表概念就和實讓／虛讓相通。由動詞「寧可」帶領的讓步關係中，前分句還隱含有所犧牲的概念，以求乙事能夠成立。

以上四種讓步類型中，前三種各由特定關聯詞標記，本文所論演變也涉及這三種類型。漢語史上「縱」、「饒」、「任」、「從」、「儘」、「隨」、「憑」、「讓」這幾個動詞都是表示放任他人行事、不加干涉之任憑概念，且均發展為讓步連詞。（志村良治 1995: 290-295、席嘉 2010: 261-264 等）¹任憑和讓步這兩個概念有相通處，任憑表示放任某命題不管，讓步表示該命題對後分句不產生作用，都具有凸顯所在命題不重要、不需理會、不產生影響的共通特性。過去關於這方面演變的討論不少，²但是關於這方面的演變細節以及

¹ 志村良治（1995: 290-295）主要根據「從」提出此觀察，但也提及「任」、「饒」、「儘」有平行的演變；席嘉（2010: 261-264）一文則根據「任」、「從」、「儘」、「隨」、「憑」這五詞提出此觀察。

² 其中有針對此方面演變的整體性討論，如席嘉（2010）；也有針對此類動詞的整體性觀察，如劉小欽（2013）；也有專門探討讓步連詞來源的，如凌瑜（2007）、趙豔（2017）等；還有是針對個別詞的演變討論，像是志村良治（1995: 292）和駱鍾煉和馬貝加（2015）集中探討「從」。

各詞用法還有許多沒有談清楚的地方。

首先，從任憑義到讓步連詞的演變過程似乎是不證自明，大部分文獻並未細論，目前僅見到少數討論，但意見也不一致。席嘉（2010）一書從意義角度切入，認為此類動詞在表達上和讓步關係有相通處，故任憑義動詞得以發展為虛讓連詞；（頁 262）至於總讓用法，該書則認為有雙重來源，一方面任憑義可引伸出讓步概念，另一方面又從「正反對舉」之構式獲得周遍性概念，兩相結合便構成總讓用法。（頁 184-185）但駱鍾煉和馬貝加（2015）探討「從」虛讓用法的形成，則从句法角度切入，認為「從」字句和後句先構成並列複句，前後句之間含有說話者加以「否定」與「肯定」的對照，便可能導致並列複句發展為轉折複句。（頁 95）這部分將是本文歷史考察重點，將側重諸詞演變時所在語境特性，並指出此方面演變並不單純，是從釋因、條件、讓步這三種複句語境展開演變。

其次，關於各詞所具備的讓步功能，意見也不完全一致。一般認為此類動詞發展出的讓步用法只有虛讓和總讓兩種，但是駱鍾煉和馬貝加（2015）認為「從」和「任」還能表實讓。由於虛讓用法也包含實然性虛讓（詳 1.3 小節說明），所以僅根據命題的實然性與否來區別實讓和虛讓可能會失準。本文將指出，此類動詞中只有「饒」確實發展出實讓用法，其餘都沒有。

其三，關於各詞的語法化程度也無定論。學界普遍認可「縱」、「饒」、「任」為讓步連詞，但是「從」、「儘」、「隨」、「憑」、「讓」究竟是否發展為連詞，說法不一致，還有再議的空間。本文將提出判定標準，並逐一指出各詞發展為虛讓和總讓連詞的時代和確例。

其四，下文將根據歷史觀察指出，這八詞中，「任」、「從」、「儘」、「隨」、「憑」五詞均發展出虛讓和總讓用法，「縱」、「饒」、「讓」三詞則只發展出虛讓用法，不過「饒」還另發展出實讓用法。同樣源自任憑義動詞，為何讓步功能分布卻不同，這個議題至今無人探討，值得從歷史角度加以解釋。此問題還涉及各詞虛讓和總讓用法的關係，二者間是否具有演化關係，或者都由任憑義動詞發展而成？而「饒」的實讓用法又是從何而來，也有待釐清。

若將視角放寬，這方面演變也有一定的研究價值，至少在下列兩方面。

首先，漢語漠視表達也經常發展為讓步連詞，如「別看」、「哪怕」、「不論」、「不問」、「不管」等。任憑義動詞和此類表達存在共通性，但同中有異。在發展為讓步連詞的歷史上，在讓步功能分布上，這兩大來源之間的異同也值得深入。這方面比較已見於張麗麗（2021），本文不論。

其次，其他語言也見得到平行演變，希臘語的 *as* 以及愛沙尼亞語的 *las* 都一樣由任憑義動詞發展為讓步連詞。這說明這方面的演變具有共通基礎，其基礎為何？值得深入探討。

1.2 任憑義動詞的分類

本文所論任憑義動詞所表概念比較寬泛，包含放縱、任由、任憑、隨便、允讓、准許等概念，很難從意義上清楚區分，但在句法上則可根據賓語性質區分如下兩類，相關用法可由例 (3) 和 (4) 中的「隨」和「讓」為代表。

甲類：可後接直述謂賓和疑問謂賓

乙類：只能後接直述謂賓

(3) a. 隨他說。

b. 隨他說什麼。／隨他怎麼說。

(4) a. 讓他說。

b. *讓他說什麼。／*讓他怎麼說。

要談清楚八詞在讓步功能上的分布差異仰賴上述區分。歷史上「任」、「從」、「儘」、「隨」、「憑」為甲類，均發展出虛讓和總讓用法；「縱」、「饒」、「讓」則為乙類，只發展出虛讓用法。雖未見學界提出此區分，但對於本文的歷史觀察，此區別甚為關鍵。

一般說來，動詞根據後接直述或疑問句賓可區分三類，西方學界分別給予不同名稱，定義和例句如下所示：（Theiler et al 2019）

A. 非疑賓動詞（anti-rogative verb）：只後接直述句賓，如 *believe, think* 等。

B. 疑賓動詞（rogative verb）：只後接疑問句賓，如 *wonder, ask* 等。

C. 回應動詞 (responsive verb) : 可後接直述和疑問句賓, 如 *know*, *remember* 等。

(5) a. Bill **believes** that/*whether/*what Mary has eaten.

b. Bill **wonders** whether/what/*that Mary has eaten.

c. Bill **knows** that/whether/what Mary has eaten.

甲類任憑義動詞當屬於 C 類, 乙類任憑義動詞則屬於 A 類。然而以上所論動詞皆為句賓動詞, 漢學界過去所提相應的動詞區分也是以句賓動詞為主要對象。本文所論動詞屬於使役動詞, 使役動詞一般只後接調賓, 且是直述調賓, 溫鎖林 (2004) 一文也是將使役動詞「動員」、「要求」、「邀請」等列為不帶疑問賓語的動詞。可以說, 甲類任憑義動詞後接疑問調賓是相當特別的用法, 在句法上不同於一般使役動詞, 在概念上也不同於一般可後接疑問賓語的動詞。³

如前所陳, 總讓連詞後接任指性疑問調語,⁴ 甲類任憑義動詞正因可後接此類調語, 故能發展出總讓用法。根據歷史觀察, 這組動詞經常後接反義並列詞組, 如「任去留」、「從他興廢」、「儘東西」、「隨聚散」等, 表示「任憑他來或去、興或廢、東或西、聚或散」。歷史上這些反義並列詞組 (下文以 XY 表示) 所表概念寬泛, 除了可表「是 X 還是 Y」之選擇問概念, 也可以是「X 或 Y」、「一會 X, 一會 Y」等概念。這些概念都具有變動性和不確定性, 也就是任指性。雖然當時此構式不必然能獨立構成選擇問句, 但均具有和包接選擇問句一樣的任指性。

³ 根據溫鎖林 (2004), 可帶疑問賓語的動詞包含考查類、詢問類和引述類, 各類所含動詞可參見該文。

⁴ 呂叔湘 (1992[1941]: 184-185) 指出疑問詞不表疑問可稱之為「無定指稱詞」, 其用途有兩種: 表不論的「任指」, 如「不管什麼他都記得」, 以及表不知的「虛指」, 如「要先吃點甚麼」。此意見普遍為學界所接受, 並沿用至今。

1.3 本文判定標準

本文歷史觀察涉及讓步類型的判定，需補充一些相關界定。首先，虛讓並非全然都用於虛擬情境，也有實然性虛讓，邢福義（2001: 440-457）稱之為「實言『即使 p，也 q』句式」，以下為該文所舉例句。雖為實然情境，但該命題對言者而言是極端的或不尋常的狀況，故以虛讓連詞標誌，可以說此類虛讓用法和實讓的差別主要是在語氣上。

- (6) 那時，他們很少交談，即使交談，也只是工作上的聯繫，乾乾巴巴，三言兩語。（張潔《祖母綠》，《花城》1974年第3期7頁）

其次，總讓用法還可區分出雙項總讓、全項總讓和列舉總讓，如下所示。

- (7) a. 無論是否挨餓／挨不挨餓／挨餓或吃飽，也要把口糧省下來。（雙項總讓）
 b. 無論怎麼挨餓，也要把口糧省下來。（全項總讓）
 c. 無論挨餓，無論吃飽，也要把口糧省下來（列舉總讓）

雙項總讓搭配是非問、正反問或選擇問謂語，全項總讓搭配特指問謂語，列舉總讓只見於歷史文獻，是列舉多個讓步分句。這三種總讓用法雖然搭配疑問謂語，卻不表疑問，而是具任指性，下文一律稱疑問謂語，在需特別區別時，則稱任指性疑問謂語。

根據本文考察，歷史上任憑義動詞除了可用於簡單句，如例(8a)所示，更常用於複句，且有多種情形，如例(8b-f)所示。本文所舉複句一律以方括弧 [] 標示兩個分句的範圍。

- (8) a. 這點錢任憑你花。 單句
 b. [反正我已了悟]，[就任憑天地變化]。因果複句（原因句+結果句）
 c. [任憑天地變化]，[反正我已了悟]。釋因複句（結果句+原因句）
 d. [只要待在屋裡]，[任憑你鬧]。條件複句[後]
 e. [任憑你要求]，[我都配合]。條件複句[前]
 f. [任憑你責罵]，[我都不生氣]。讓步複句

歷史上任憑句經常作結果分句，搭配原因分句，但有時位於後（例 8b），有時位於前（例 8c）。這兩種複句順序相反，前因後果是因果複句，前果後因則是釋因複句。如此判定這兩組複句的關係，關鍵在「反正」一詞。雖然歷史上相關用例並未帶「反正」一詞，但本文藉由是否可由「反正」聯繫來判定分句間的關係。在現代漢語，「反正」可帶領原因分句，且往往屬言域層次，所在分句是針對另一分句的言語行為提出理由，例如在例 (8b) 和 (8c) 中「反正」句是針對「任憑天地變化」此主張提出理由。此外，歷史上任憑句也經常用於條件複句，可作條件複句的後分句（例 8d），也可作條件分句（例 8e），文中一律以條件 [後] 與條件 [前] 區別之。任憑句也常作讓步分句（例 8f），此用法和 (8e) 很近似，差別在於 (8e) 是順推，符合一般情況，有要求就配合，是為條件複句，(8f) 則是逆推，一般情況被責罵會生氣，但此相反，是為讓步複句。以上例 (8c, e, f) 三種語境中的任憑句都做前分句，都可能引發任憑義動詞發展為讓步連詞，也就是說，演變之初任憑義動詞主要搭配這三種複句語境：釋因、條件 [前] 與讓步。不過，不是所有的釋因複句都能重新理解為讓步複句，主要是表示「任憑你做你的，反正我做我的」此類概念的釋因複句，以下討論只舉此類能展開演變的釋因複句以及與之相應的因果複句。

文中歷史觀察涉及關鍵詞的詞性判定以及所在語境性質的判定。關於關鍵詞的詞性，主要根據後接動詞組的性質來判定。任憑義動詞屬兼語動詞，後方一定帶有動詞組，且都是可自主操控之動作，若超出此範圍，就可能已虛化為連詞。至於所在語境判定，主要藉由前後分句的語義關係來判斷，但也有一些句法憑據，像是釋因複句的後分句多可添加語氣副詞「反正」，而虛讓和總讓複句的後分句則多帶有副詞「也」或「都」。

以下第二節將先探討甲類任憑義動詞發展為虛讓和總讓連詞的歷史，第三節則探討乙類任憑義動詞發展為讓步連詞的歷史，1.1 小節所提關於演變的大部分疑問都能在這兩節得到解答。第四節則探討此方面演變所見特殊用法，包含隱性總讓用法以及後接虛指和羨餘代詞的用法。第五節則指出這方面演變兩項條件：複句關係的匯通以及概念模式的延續。

二、甲類任憑義動詞的歷史

任憑概念比較抽象，「任」、「從」、「儘」、「隨」、「憑」這五個任憑義動詞均源自具體義動詞，分別表示：委任義、跟從義、使窮盡義、跟隨義、憑仗義，其中有的主動性高，如「任」和「儘」，有的較為被動，如「從」、「隨」和「憑」。不過，一旦發展為任憑義動詞，諸詞所表概念都趨於一致，主被動兼容，一律表達放任為之、不加干涉的態度。歷史上，任憑義動詞「任」和「從」、「任」和「隨」、「任」和「憑」經常對舉，可參考本文例句(20a, c)、(49b)和(59a)，現代漢語的任憑義動詞「隨」不帶被動聽憑色彩，只表放任為之，都可見出這方面的一致性。

甲類任憑義動詞可後接直述謂賓和疑問謂賓，且分別從之發展為虛讓和總讓連詞。本節將依次觀察這五詞的歷史，各詞虛讓和總讓用法的形成過程均分開探討，並特別關注各詞詞性的改變以及語境中複句關係的變化。

2.1 「任」的歷史

先秦時期「任」為多義動詞，從具體的擔荷／負載義衍生出承當、擔任、委任、擔保、役使、信任等義，多為後接名詞性賓語之及物用法，僅委任義可搭配兼語結構。「任」還從委任義發展出任由、任憑義，此用法出現於六朝，可後接名詞性賓語，如「任汝意」、「任胸心」等，也可搭配兼語結構(例9a, b)或動詞組(例9c, d)，⁵其讓步用法即源自此。

- (9) a. 然苦痛力弱，任驚迴轉。(摩訶僧祇律)
 b. 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世說新語·方正)
 c. 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嵇康·琴賦)

⁵ 這組用例轉引自張麗麗(2006/11: 23)。

d. 亦任生長，勿使棠近。（齊民要術·種榆、白楊）

從例(9)可見到動詞「任」的謂賓可以是直述形式，如「迴轉」、「膾截」、「生長」，也可以是任指性選擇問形式，如(9c)的「去留」，這兩種不同結構可分別對應到日後發展出的虛讓和總讓用法。

2.1.1 「任」虛讓用法的形成

任憑義動詞「任」在唐朝經常用於複句，主要是條件[後]、因果與釋因複句。其因果複句中有不少是表示「反正我做我的，任憑別人做他的」，見例句(10)，釋因複句中也有不少是表示「任憑別人做他的，反正我做我的」之概念，見例句(11)。

(10) a. [快活枕石頭]，[天地任變改]。（全唐詩·寒山詩·303首之162）

b. [寵辱憂歡不到情]，[任他朝市自營營]。（全唐詩·白居易·城東閒遊）

c. [禪空心已寂]，[世路任多歧]。（全唐詩·許渾·白馬寺不出院僧）

(11) a. [任你千聖現]，[我有天真佛]。（全唐詩·寒山詩·303首之160）

b. [任你天地移]，[我暢巖中坐]。（全唐詩·寒山詩·303首之169）

c. [任笑孤吟僻]，[終嫌巧宦卑]。（全唐詩·鄭谷·試筆偶書）

像例句(11)的釋因複句也可重新理解為虛讓複句，「任憑你千聖現，反正我有天真佛」為前果後因之釋因複句，也可重新理解為「即使你千聖現，我也有天真佛」之虛讓複句，這是由言域的釋因關係轉為行域的虛讓關係。放任他人而為大多尚未發生，而且任意為之往往會超出常態，帶有極端性，其前分句性質在在與虛讓分句性質相當，加之前分句不影響後分句成立，也和讓步特性相符，就有機會被重新理解，而虛讓內部前因後果的排序也更符合漢語表達慣性。

當時也有典型的虛讓複句用例。⁶ 這些用例中，「任」後動詞都不是主語可自主操控的行為，其中有的後分句還帶有「也」，有的則是跟讓步連詞「雖」或原因連詞「因」前後對仗。

- (12) a. [濁醪任冷][難辭醉]，黃菊因暄卻未開。（全唐詩·吳融·重陽日荊州作）
- b. [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全唐詩·杜荀鶴·山中寡婦）
- c. 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飢]。（全唐詩·杜荀鶴·田翁）
- d. [頭角任多][無獬豸]，羽毛雖眾讓鴛鴦。（全唐詩·齊己·湘中寓居春日感懷）
- e. [任伊鐵作心肝]，[見了也須粉碎]。（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五））

這組例句中，有的「任」字句陳述的是實然情境，如(12a)，或是與「雖」對仗，如例(12d)，但是都宜看作實然性虛讓用法，而非實讓用法。如前所述，由任憑句發展而成的讓步用法與虛讓性質相當，即使所在句屬實然情境，也帶有虛讓語氣，表示該情境是特殊的。而且「任」字帶領的讓步複句，其後分句常帶有副詞「也」，此為虛讓關係的典型標記。駱鍾煉和馬貝加（2015: 98）認為「任」也能表實讓，所舉例如下，然而其後分句帶有「也」，「任」字句所陳述情形對詩人而言也是不尋常的，宜判為實然性虛讓用法。

- (13) [任是雨多遊未得]，[也須收在探花朋]。（全唐詩·皮日休·臥病感春寄魯望）

2.1.2 「任」總讓用法的形成

六朝開始，任憑義動詞「任」就搭配反義並列詞組，像是「任去留」、「任東西」等，唐以後則可更自由與之搭配（例 14a, b），宋以後也開始搭配特指問謂賓（例 14c）。

⁶ 這組例句中部分用例轉引自張麗麗（2006/11: 26）。

- (14) a. 出門願不聞悲哀，即在任郎回未回。（全唐詩·王建·鏡聽詞）
 b. 姑來過此，任自方圓。（變文·下女夫詞一本）
 c. 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去僻靜處坐，任其如何。（朱子語類·卷120）

唐朝時期此類「任」字句可用於因果複句（例15）與釋因複句（例16）。第一組用例中，「任」的意思相當於不考量、不管，搭配的都是非自主謂語，其實理解為總讓連詞「無論」也不是不行，那就是總讓分句在後的情況。第二組用例可理解為釋因或讓步關係，「任」也允許兩解。這兩組用例中，除(16a)之外，「任」搭配的都是非自主謂語，可能是比喻用法，也可能已虛化。

- (15) a. [陶陶兀兀大醉于清宵白晝間]，[任他上是天，下是地]。（全唐詩·羅隱·芳樹）
 b. [莫惜今朝同醕酏]，[任他龜鶴與蜉蝣]。（全唐詩·陸弘休·和訾家洲宴游）
 c. [煞鬼一朝來取你]，[任君有貌及文才]。（變文·維摩碎金）
 (16) a. [任說天長海影沈]，[友朋情比未為深]。（全唐詩·李咸用·和友人喜相遇10首之10）
 b. [人事任成陵與谷]，[大河東去自滔滔]。（全唐詩·韋莊·河清縣河亭）
 c. [任器方圓][性終在]，不妨翻覆落池中。（全唐詩·齊己·觀荷葉露珠）

動詞「任」搭配特指問的用法要南宋以後才稍多（例14c），而其全項總讓用法也是出現於南宋，例句如下。

- (17) a. [任其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朱子語類·卷117）
 b. 那時節 [任誰][把你來都見]。（元刊雜劇三十種下·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雜劇）
 c. 牆上一箇琵琶 [任誰][不敢拿他]。（朴通事諺解上）

「任」的讓步用法一直延續到清末，虛讓和總讓都很豐富。但現代漢語

「任」此用法已大幅萎縮，基本上日常口語已不用。

本節說明「任」是在唐朝發展為虛讓和總讓連詞，主要是因為所在釋因複句被理解為讓步複句而推動的。

2.2 「從」的歷史

先秦時期「從」就出現虛讓連詞用法，用例如下，但學界普遍認為此例中的「從」通「縱」，是「縱」的通假字。⁷

(18) 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左傳·宣2）

唐以後「從」也發展出讓步用法，學界則認為此為任憑義動詞「從」發展而成的，和「縱」無關。志村良治（1995: 294-295）指出，「從」在唐朝發展出虛讓用法，遠晚於「縱」，而且二者所構成的雙音虛讓連詞也不同，「縱」所構成的有「縱使」、「縱令」、「縱然」、「縱是」等，而「從」所構成的則是「從渠」、「從他」等，分屬不同系列。駱鍾煉和馬貝加（2015: 100）也指出二詞讀音不同，且「縱」只有虛讓用法，大量用於緊縮句，可出現在主語前後，主語也可以不出現，但「從」通常是後接主語。本文同意二文主張，尤其「從」常後接虛指人稱代詞，這點和「縱」不同，卻和任憑義動詞「從」的兼語用法一脈相承。

「從」原為跟從義動詞，見例句(19)。跟從他人有時就相當於聽憑他人為之，故發展為任憑義動詞，此用法最晚出現於唐初，見例句(20)。⁸從這些用例可見出動詞「從」所表任憑概念和「任」相當，不必然是被動的聽憑概念，當時也常見到「從」跟「任」對舉，如例句(20a, c)。⁹

⁷ 虛讓連詞「縱」在歷史上還出現多個通假字，包含「總」、「終」等。張相（1993[1953]: 110-111）指出「總」和「終」的用法同「縱」，志村良治（1995: 294）也指出「縱」在宋以後也寫作「總」，席嘉（2010: 237）也認為讓步連詞「總」和「終」都可能是連詞「縱」的通假字。

⁸ 這組例句中部分用例取自張相（1993 [1953]: 108-109）。

⁹ 「任」是唐朝最普遍的任憑義動詞，在《全唐詩》中最常和「任」對舉的就屬「從」。

- (19) a. 素衣朱襖，從子于沃。（詩經·唐風·揚之水）
 b.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左傳·哀 11）
- (20) a. 懶從華髮亂，閒任白雲多。（全唐詩·劉長卿·對酒寄嚴維）
 b. 豈有白衣來剝啄，一從烏帽自欹斜。（全唐詩·高適·重陽）
 c. 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全唐詩·杜甫·春日江村 5 首之 2）
 d. 酒汗衣裳從客笑，醉饒言語覓花知。（全唐詩·王建·寒食日看花）
 e. 分明寶樹從人看，何勞玉扇更來遮！（變文·下女夫詞一本）

2.2.1 「從」虛讓用法的形成

唐朝時期「從」也經常出現於複句中，也一樣以條件[後]、因果和釋因複句最常見。和「任」一樣，當時也有表示「反正我做我的，任憑別人做他的」之因果複句（例 21），以及「任憑別人做他的，反正我做我的」之釋因複句（例 22），後者也允許理解為讓步複句。

- (21) a. [且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全唐詩·姚合·武功縣中作 30 首之 4）
 b. [且得身安泰]，[從他世險艱]。（全唐詩·白居易·幽居早秋閒詠）
- (22) a. [從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鱗入九霄]。（全唐詩·陳陶·閒居雜興 5 首之 3）
 b. [從他白眼看]，[終戀青山郭]。（全唐詩·顏真卿·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c. [從他笑輕事]，[獨自憶莊周]。（全唐詩·齊己·渚宮自勉 2 首之 2）
 d. [從他花鳥笑]，[佯醉臥樓臺]。（全唐詩·張蠡·醉吟 3 首之 1）

駱鍾煉和馬貝加（2015: 95）一文也留意 (22a, c, d) 這三例，認為是並列複句，表示說話者「揚此抑彼」、「寧此非彼」的態度，其中便有肯定與否定的兩種對照，故引發此類複句轉向「轉折」複句，「從」便發展出「雖然」義。然而此類例句不單單是選擇一邊放任另一邊的並列關係，對說話人而言，放任他人而為往往於己不利，像是被嘲笑、被輕視等等，說話者能夠放任而為通常仰賴一定的心理支撐，另一分句就是說出此點，也就是說明為何放任為之的原因，

所以此組用例更宜分析為釋因複句，而非並列複句。

當時也有「從」可能已發展為讓步連詞的用例，如下。

- (23) a. [從渠痛不肯]，[人更別求天]。（遊仙窟）¹⁰
 b. [從君翠髮蘆花色]，[獨共南山守中國]。（全唐詩·李賀·官街鼓）
 c. [從君飽富貴]，[曾作此遊無]。（全唐詩·白居易·宿杜曲花下）
 d. 筆硯莫拋留壓案，[簞瓢從陋][也銷錢]。（全唐詩·白居易·送劉五司馬赴任峽州兼寄崔使君）

這幾個用例中，「從」都是後接非自主動詞組。其中例(23d)的讓步用法最為成熟，後分句帶有「也」，不過此例中的「從」並未後接人稱代詞，故有可能是讓步連詞「縱」的通假。雖然這組用例所陳述的有的可能是實然情境，但在性質上仍為虛讓用法，其命題對說話者而言都屬極端情境，符合虛讓複句的特性。

宋朝時期虛讓用例更多，下面例句中「從」搭配的都是非自主動詞組，而且其後人稱代詞往往是虛指或羨餘成分。

- (24) a. [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全宋詩·福州幕官·句）
 b. [從他兀兀陶陶裡]，[猶勝醒醒]，惹得閒憔悴。（全宋詞·王仲甫·醉落魄）
 c. [從伊萬戶封留]，[算得似團樂歌笑不]。（全宋詞·李曾伯·沁園春·代為親庭壽）

明末以後「從」的讓步用法已不復見，下面是最晚見到的虛讓用例。

- (25) [從他有百萬之衆]，[安敢衝突]！（水滸傳·88回）

駱鍾煉與馬貝加（2015: 93-95）認為「從」能表實讓，以下是該文所舉確例，都出自宋朝文獻。

- (26) a. 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風度。（全宋詞·楊纘·一枝春·

¹⁰ 志村良治（1995: 291）中譯本如此譯解此句：「即使他無情地拒絕了我，我也不再向天界央求別人」。

除夕)

- b. 從他紗帽頻敲。並寶馬，何妨歸路，月掛天西。(全宋詞·曹勛·秋蕊香·重陽)
- c. 問問生、此日為誰，曾向玉皇、案前持橐。龜鶴。從他祝壽，未比當年，陰功堪託。(全宋詞·朱耆壽·瑞鶴仙·壽秦伯和侍郎)
- d. 門外欲啼鴉。香意凌霞。從渠千樹繞人家。世上一枝元也足，不要隨他。(全宋詞·程垓·浪淘沙)

但是這些用例中的「從」，有的並非連詞，而是任憑義動詞，如(26b)在重陽日登高望遠後，就任憑紗帽歪斜，騎著馬回家；又如(26c)是祝壽詞，就讓龜鶴向秦伯和侍郎祝壽。有的雖位於讓步分句，但都帶極端特性，如(26a)的「歲窮日暮」和(26d)的「千樹繞人家」，理解為實然性虛讓也很合適。歷史上用於實然情境的「從」都可理解為實然性虛讓，後續也不見實讓功能的發展，在此情況下不宜主張「從」曾發展出實讓用法。

2.2.2 「從」總讓用法的形成

動詞「從」和「任」一樣，常搭配反義並列謂賓，宋朝以後較多見。

- (27) a. 柴門雖謾不曾關，賓客從他自往還。(全宋詩·張繼先·庵居雜詠9首之7)
- b. 從他夢鹿還爭鹿，休問封侯與不侯。(全宋詩·舒邦佐·于尉惠詩有流落之歎次韻招飲)

此類「從」字句也用於複句，一樣以條件[後]、因果(例28)和釋因(例29)最常見。搭配釋因複句的用法出現於唐朝，例(29)也都可以重新理解為總讓複句，且都是雙項總讓用法。

- (28) a. [到處情親即寓居]，[從他相狎又相疎]。(全宋詩·陳藻·寓居)
- b. [有酒但頻酌]，[從渠喜還嗔]。(全宋詩·李光·題李子從清風閣)
- (29) a. 爭得便如巖下水，[從他興廢][自潺潺]。(全唐詩·吳融·武關)
- b. [從渠草木榮與枯]，[只有此心常自如]。(全宋詩·周必大·次韻鄒德章檮監簿官舍芙蓉芭蕉)

c. [世態從渠炎更涼]，[蕙蘭元不爲人香]。（全宋詩·戴曷·次韻黃次夔思家）

「從」要到宋朝才見成熟雙項總讓用例，但數量少。

(30) [從他蘭菊，秋露與春風]，[終不似，玉人人，一片心長久]。（全宋詞·仲并·驀山溪·有贈）

「從」的演變和「任」有多方面共通點。二詞都是先用於釋因複句，並由於複句關係重新理解為讓步複句而發展為讓步連詞。二詞的虛讓和總讓用法都是由動詞直接發展而成，且「從」的歷史更落實了總讓用法也源自任憑義動詞的推斷，因為動詞「從」只搭配選擇問謂賓，也只發展出雙項總讓用法。不過，「從」的讓步用法沒有「任」發達，流行的期間也比「任」短，明清時期「任」此用法還很普遍，但「從」已少見。

2.3 「儘」的歷史

漢語史上「儘」也作「盡」，可有實讓、虛讓和總讓用法，但這三個用法並非同源。「儘」可作實讓副詞，「儘管」則為實讓連詞，關於二詞來源張麗麗（2018/10）一文已提出詳盡討論，以下簡述該文意見。「儘」早期寫作「盡」，本為窮盡、使窮盡義動詞，並於唐朝發展為極其義副詞，繼而於北宋發展為確認語氣副詞，再發展為實讓副詞。至於「儘管」，走的則是另一條演變路徑。此組合出現於唐朝，表「專一照管」義，本為動詞組，於清末黏合成詞，表只顧義，並由之發展出實讓副詞和實讓連詞用法。漢語史上「只管」也經歷相近的演變路徑，但只發展為實讓副詞，未繼續發展為實讓連詞。

至於「儘」的虛讓和總讓用法，則當源自任憑義動詞。動詞「儘」本表窮盡、使窮盡，並從之發展出任人窮盡為之的任憑義動詞用法，此用法出現於唐朝，見例(31)，宋以後此用法則相當發達，見例(32)。

(31) a. 爭及此花檐戶下，任人采弄盡人看。（全唐詩·白居易·題山石榴花）

b. 從教犢駕轟轟轉，儘使羊車軋軋鳴。（全唐詩·呂巖·七言 50 首之 17）

(32) a. 有時攜手閒坐，偎倚綠窗前。溫柔情態儘人憐。（全宋詞·柳永·促拍滿路花）

b. 閒愁眉上翠小。儘春衫寬了。（全宋詞·方千里·傷情怨）

動詞「儘」表達的是主動放任而為的概念，和「任」的意義相近，也可與之對舉，如例(31a)。作為任憑義動詞，「儘」往往還帶有鮮明的窮盡概念，表示任人窮盡為之，常用於描述提供大量物資任人盡情取用之情境，見例句(33)，或是描述放任他人盡興而為的情境，見例句(34)，此當與其窮盡義來源有關。此外，任憑義動詞「儘」常後接體貌助詞「著」，這點也和其他任憑義動詞不同。

(33) a. 疾快將草料來，拌上著，儘著他喫著，咱睡去來。（老乞大諺解上）

b. 遲三二日，又去設法偷桃，儘他享用。（西遊記·5回）

(34) a. 你是婆婆，如何不管？儘着他放潑，像甚模樣？被人家笑話！（清平山堂話本·卷2·快嘴李翠蓮記）

b. 慢慢兒的說，左右夜長儘著你說。（金瓶梅·74回）

2.3.1 「儘」虛讓用法的形成

任憑義動詞「儘」自宋朝開始經常搭配複句，一樣有條件[後]、因果(例35)和釋因(例36)這三類，最後這組例句也允許雙重理解。但不同於「任」和「從」，當時動詞「儘」也可直接搭配讓步複句，見例(37)，其前後分句明顯違反一般事理，例如一般情況他人忤逆會發怒，但例(37a)卻不然，這就構成讓步關係。

(35) a. [四海浪平龍玩寶]，[儘他螻蟻撼須彌]。（全宋詩·釋勝·偈2首其1）

b. [正爾飛霞舒綵珮]，[儘渠宿雨結珠纓]。（全宋詩·張鎡·曉探晴觀梅）

(36) a. [儘渠爭場仍爭席]，[物我而今已兩忘]。（全宋詩·牟巖·四安道中所見其四）

b. [雷奔電卷儘渠猛]，[獨清元自不隨它]。（全宋詩·楊萬里·太

平寺水郡人徐友畫清濟貫河)¹¹

c. [儘渠世態謾炎涼]，[真帥堂中蜀君子]。(全宋詩·張明中·真帥)

d. [儘從他、烏兔促年華]，[看綠鬢朱顏，鎮長依舊]。(全宋詞·石孝友·洞仙歌)

(37) a. [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19)

b. [儘人求守][不應人]，走向碧紗窗下睡。(全宋詞·歐陽修·玉樓春)

c. [儘渠俗子頻相惱]，[只恐仙禽未肯飛]。(全宋詩·牟巖·趙君寶宣慰別三十五年矣末由再晤近張倩仲實轉似西湖詩圖乃知吟嘯湖山之樂輒爲五詩奉答其五)

以上最後一組例句中「儘」搭配的雖是直述謂語，但是「儘」不一定能理解爲即使義，而更接近無論義，例如(37a)「儘人忤逆終不怒」的意思是「任憑／無論他人如何忤逆，終不怒」，本文稱此種用法爲隱性總讓用法，詳4.1小節討論。

當時也有「儘」爲虛讓連詞的確例，但少見。下面例句中「儘」後接非自主謂語，超出任憑義動詞搭配範圍，可確認已虛化。

(38) [儘渠富貴莫擬倫]，[豈如李愿歸盤谷]。(全宋詩·張明中·擬盤)

雖然宋朝已見得到「儘」發展爲連詞的用例，但明朝以後「儘」的動詞性還很鮮明，也常搭配前述多種複句，但明顯虛化的例子一樣不多見。

(39) 生死參罰在我手，[儘他乖變][也難逃]。(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磨難曲·4回)

由以上說明可知虛化前的「儘」主要是在釋因和讓步複句允許兩解，故推測其虛讓連詞用法源自這兩種語境。

¹¹ 此例轉引自志村良治(1995: 294)。

2.3.2 「儘」總讓用法的形成

「儘」自宋朝開始搭配疑問詞語，當時只見選擇問形式（例 40），明朝以後也出現特指問形式（例 41）。

(40) 終須買個小船兒，任風吹，儘東西。（全宋詞·虞某·江神子）

(41) a. 到明日送給他二叔家，儘他合他怎麼啣去。（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牆頭記·1回）

b. 你就是個膿包哥，儘他怎麼去揉搓。（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禳妒咒·10回）

也是宋朝時期，此類的「儘」字句開始搭配釋因（例 42）、條件[前]（例 43）和讓步（例 44）三種複句。搭配條件[前]複句的用法不見於「任」和「從」的歷史，但普遍見於「儘」以及下文討論的「隨」和「憑」，且都限於總讓用法。這三種用法中，前兩種也可理解為總讓複句，其中除雙項總讓外，也有相當於全項總讓的，見(43a)。

(42) [儘他葉落華開]，[不問春寒秋無]。（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18·頌古上）

(43) a. [儘爾有甚麼伎倆]，[請安排看，請計較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30·書6·答榮侍郎）

b. [盡爾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說]，[雪竇一時與爾掃却了也]。（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9）

(44) [儘人言語儘人憐]，[不解此情惟解笑]。（全宋詞·歐陽修·玉樓春）

明朝以後，「儘」仍可搭配釋因（例 45）、條件[前]（例 46）和讓步（例 47）這三種複句。這些例句中「儘」的動詞性大都還很鮮明，都是後接自主動詞組，除(46)。此例可說是「儘」可能為總讓連詞的唯一例子，但此例為列舉總讓，是「儘 X 儘 Y」結構，也有可能直接由虛讓用法擴增而成。

(45) [儘他怎麼弄機關]，[自然還有天加護]。（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快曲·第2聯）

(46) 等我另自嫁了女兒，接了財禮，[儘多儘少]，[任憑你們拿去]。（醒

世姻緣·62回)

- (47) a. [你儘他怎的下拜]，[只是不睬他]。(西遊記·37回)
 b. [儘你到那裏去告]，[我老孫實是不怕]。(西遊記·56回)
 c. [儘他作精儘他治]，[放不出個狗臭屁]。(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
 禳妒咒·1回)

本節說明「儘」從不同管道發展出不同的讓步用法，一方面從確認副詞發展為實讓副詞，另一方面則從任憑義動詞發展為虛讓和總讓連詞。其虛讓用法也由釋因和讓步複句發展而成，但數量不多；至於總讓用法則同時在釋因、條件[前]和讓步複句中醞釀，但始終不成氣候。

2.4 「隨」的歷史

先秦時期「隨」為跟隨、隨同義動作動詞，除了可後接名詞組賓語，也可搭配兼語結構，後者用例如下。在此用法中，主語和兼語都執行該行為，此為「隨」的主要用法。

- (48) a. 使者入，及眾介隨入，北面，東上。(儀禮·聘禮)
 b. 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戰國策·燕二)

然而，跟隨他人行事多半是依從他人而為，故而也能發展出聽憑他人而為的任憑義。唐朝時期出現「隨」的任憑義用法，可搭配直述謂賓(例49b)以及任指性疑問謂賓(例49a, c)，但數量一直遠低於跟隨義主流用法。跟隨與任憑雖然意義相對，但二者搭配結構相當，有時並不容易區別，端視主語是否執行「隨」後動詞組之行為，主語也執行是跟隨義，主語不執行則是任憑義。這組例句中，「隨」大多表主動放任義，也可和「任」對舉，如例(49b)。

- (49) a. 淡交隨聚散，澤國繞迴旋。(全唐詩·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
 監李賓客一百韻)
 b. 宛轉任風吹，高低隨浪簸。(全唐詩·寒山詩，303首之231)
 c. 隨稱何名名無不盡。(法苑珠林·卷20)

2.4.1 「隨」虛讓用法的形成

元朝開始，任憑義動詞「隨」開始比較固定搭配特定類型的複句，可作後分句，主要搭配因果和條件[後]複句；也可作前分句，主要搭配讓步複句，例句如下，其中「隨」的動詞性還很鮮明。

- (50) a. 我替你死屍骸送出汴梁城。[隨他拖到官中加拷打]，[我也拚的把殺人公事獨招承]。（元曲選·殺狗勸夫·3折）
 b. [隨你便意徘徊詩吟就]，[怎寫的出一段離愁，兩處凝眸]。（元曲選·竹葉舟·3折）

當時就有一些成熟的讓步用例，有的後接極端行為，如例(51)，有的後接表極端情境的名詞組，如例(52)，也有的後接非自主事件，如例(53)。¹² 後兩組例句中，「隨」已確定虛化，第一組例句中「隨」雖搭配極端動作，仍可解作動詞。

- (51) a. 若是吃了那些污了口，[隨他念殺天書][也不靈]。（元曲選·馬陵道·3折）
 b. [隨你便儻黃金過北斗]，[只落的乾生受]。（元曲選·冤家債主·2折）
 (52) a. [隨他百萬英雄將]，[誰敢偷窺鴨綠江]。（元曲選·薛仁貴·1折）
 b. 孩兒此一去，[隨他銅牆鐵壁]，[也不怕不拆倒了他的]。（元曲選·謝金吾·1折）
 (53) a. 只要有了葫蘆，[隨他掉在河裏]，[再渰不死]。（元曲選·馮玉蘭·1折）
 b. 今朝喜鵲噪，定是姻緣到。[隨他走個乞兒來]，[我也只是呵呵笑]。（元曲選·瀟湘雨·2折）

明清時期「隨」的虛讓用法也很常見。由於虛化前的「隨」主要搭配讓步

¹² 例(53b)雖搭配自主動詞「走」，但是整個謂語「走個乞兒來」表達的是出現乞丐的狀態性事件概念，而非動作性事件概念。

複句，故推斷「隨」是在讓步複句語境中虛化為虛讓連詞，但其虛化速度相當快，不排除也受到其他任憑義動詞的類推。

2.4.2 「隨」總讓用法的形成

唐朝開始，任憑義動詞「隨」便可搭配疑問謂賓，元明時期此類用例轉多，且其賓語以特指問為主。當時此類「隨」字句可用於多種複句，包含因果（例 54）、釋因（例 55）、條件[前]（例 56）這三種，其中後兩組用例也可理解為總讓複句。這兩組用例皆相當於全項總讓，只有 (55b) 為列舉總讓。

(54) a. [我死也只不開門]，[隨你便怎麼樣來]。（元曲選·虎頭牌·4折）

b. [是我打你來]，[隨你那裏告我去]。（元曲選·陳州糶米·1折）

(55) a. [隨他有什麼議論到學士根前]，[現放着我哩，你兩個放心的去]。

（元曲選·陳州糶米·1折）

b. [隨他自賣男，隨他自認女]，[我只去做稍公，不管風和雨]。（元

曲選·貨郎旦·2折）

(56) a. [隨老媽要多少錢]，[小子出的起]。（元曲選·青衫淚·2折）

b. [隨你怎麼樣]，[也要歇一歇兒]。（六十種曲·水滸記·14齣）

「隨」的總讓確例要明朝以後才見得到，例句如下，「隨」後接非自主動詞組，且大多為全項總讓。

(57) a. 若有美女，[身價隨多寡]，[我都願出]。（六十種曲·投梭記·17齣）

b. [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金瓶梅·43回）

c. [隨你甚麼千妖百怪]，[我決不怕的]！（二刻拍案驚奇·卷13）

d. [隨你甚鄉官闊宦]，[也拗不轉]。（型世言·30回）

有鑑於動詞「隨」後接疑問謂語時是在釋因和條件[前]複句允許重新理解，本文推斷「隨」是從之發展為總讓連詞，且以全項總讓為主，此特性也呼應動詞「隨」後接疑問謂語以特指問為主之特色。

2.5 「憑」的歷史

「憑」本為倚靠義動作動詞，後接名詞性賓語，如「憑几」、「憑案」、「憑軒」、「憑檻」、「憑仗」、「憑軾」等，並由之引伸出憑仗、依附、臨近、根據等抽象動詞義，後接賓語範圍也隨之擴展，如「憑天威」、「憑地險」、「憑江」等。前文指出，「從」和「隨」可表跟從／跟隨和任憑這兩種相對概念，「憑」也一樣，可表憑仗與任憑這兩種相對概念。當「憑」表憑仗義，就可搭配兼語結構，見例(58)，從之引伸之任憑義也一樣，此用法大約出現於唐朝，見例(59)。這兩種用法有時不易區別，究竟是憑仗他人還是任憑他人，端看後接動作是否為主語所期待，主語所期待是憑仗義，不為主語期待則是任憑義。

- (58) a. 憑人報消息，何易憑筆硯。(全唐詩·賈島·寄丘儒)
 b. 若遣毗耶問淨名，遙憑大聖垂加護。(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六))
- (59) a. 古碣憑人搨，閒詩任客吟。(全唐詩·王建·原上新居 13 首之 11)
 b. 去年四度今三度，恐到憑人折去時。(全唐詩·司空圖·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 19 首之 17)

2.5.1 「憑」虛讓用法的形成

唐宋元時期，任憑義動詞「憑」可見到搭配因果複句(例 60)和釋因複句(例 61)，但用例極少，而且所搭配之釋因複句也無法重新理解為讓步複句。

- (60) [不信頭中白髮生]，[憑君自把青銅照]。(敦煌歌辭總編·卷 6)
 (61) [憑君細看紅兒貌]，[最稱嚴妝待曉鐘]。(全唐詩·羅虬·比紅兒詩 100 首之 27)

明朝以後「憑」搭配複句的用法明顯增加，大多作後分句，出現於因果和條件[後]複句；也可作前分句，少數為釋因複句(例 62)，多數為讓步複句(例

63)。但這兩組用例和虛讓連詞「憑」的發展應無太大關係，其釋因複句都無法重新理解為讓步複句，而讓步複句大多表隱性總讓關係，像是(63a)的意思是「任憑／無論他使費多少，並不檢查」，也不可能發展出虛讓用法。

- (62) a. [憑他道玉有瑕]，[我自堪誇，補缺回天如女媧]。(六十種曲·灌園記·29齣)
 b. [憑渠為官做客多驚嚇]，[爭似我騎牛得自由]。(六十種曲·運甓記·13齣)
- (63) a. [憑他使費]，[並不檢查]。(警世通言·卷31)
 b. 你如何 [憑他說]，[不則一聲]？(醒世恆言·卷34)
 c. 我們且自上床，[憑他門外叫喚]，[不要係他]！(二刻拍案驚奇·卷9)

當時也有成熟的讓步用法，或搭配極端情境，見例(64)，或搭配極端名詞組，見例(65)，或搭配非自主動詞組，見例(66)。後兩組用例中「憑」可確認已虛化為連詞，至於第一組用例，「憑」搭配自主動詞組，可能是動詞的比喻用法，也可能是虛化後的連詞用法。

- (64) a. [憑君挽盡海洋波]，[難洗奸名千載愧]。(六十種曲·鳴鳳記·37齣)
 b. [憑你說上天去]，[我也只是不聽]。(六十種曲·浣紗記·32齣)
- (65) a. [憑他銅牆鐵壁]，[掘開如潤破紙窗]。(六十種曲·運甓記·25齣)
 b. 若是塵心全不起，[憑他宿債][也消融]。(初刻拍案驚奇·卷36)
- (66) a. [憑你貞潔]，[也就亂了]。(六十種曲·錦箋記·19齣)
 b. [憑吾鐵騎追還得]，[驚網遊魚去不還]。(六十種曲·雙烈記·35齣)

有鑑於「憑」可兩解的用法主要出現在例(64)這樣的讓步複句中，故推測此為動詞「憑」發展為虛讓連詞的最可能語境。但其演變速度很快，不排除此用法的形成也受到其他任憑義動詞的類推。

2.5.2 「憑」總讓用法的形成

元明時期，動詞「憑」開始搭配疑問詞賓，主要是特指問詞賓，且多半用於複句，可位於後分句，主要是因果和條件[後]；也可位於前分句，則為釋因（例 67）、條件[前]（例 68）和讓步（例 69）這三種複句，其中後兩種要來得普遍。

(67) [筇杖徒流憑你問]，[只要得的錢財做兩分分]。（元曲選·灰闌記·2 折）

(68) a. [憑你變作甚物]，[我皆知之]。（西遊記·66 回）

b. 若得勝，[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半分不少]。（西遊記·67 回）

c. [但憑你怎麼樣說來]，[我只依你的口招承便了]。（醒世恆言·卷 16）

(69) a. [憑他怎生]，[決不可說出你相公來]。（六十種曲·玉合記·31 齣）

b. [憑他怎麼煎炒熬煮]，[我也不知疼痛]。（西遊記·32 回）

c. [憑你什麼人勸解]，[他也全不作准]，直要打個氣息。（醒世恆言·卷 35）

明以後便出現許多「憑」為總讓連詞的確例，以全項總讓為主，如例 (70)，偶見雙項總讓，如例 (71)。

(70) a. [憑他怎麼鹹]，[我也儘肚喫他一飽]！（西遊記·85 回）

b. 你看那金鋼鑽這樣一件小小的東西，[憑他什麼硬物]，[鑽得颼颼的響]。（醒世姻緣·12 回）

c. [憑他甚麼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儒林外史·24 回）

d. [憑家下怎的忙]，[這小菩薩是不用動手的]。（歧路燈·63 回）

(71) a. [憑你張跟斗，舒直立]，[都不與老娘相干]，請你自便。（醒世姻緣·95 回）

b. 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裏這些活計上的人作]。（紅樓夢·32 回）

「憑」的動詞性還很鮮明時，就經常搭配條件[前]複句和讓步複句，故

推斷是在這兩種複句語境中發展為總讓連詞。其總讓用法以全項為主，這一點呼應其動詞用法特性：所搭配疑問詞以特指問詞為主。

2.6 小 結

由上文討論可知「任」、「從」、「儘」、「隨」、「憑」的虛讓和總讓用法是在動詞搭配直述詞和疑問詞的情況下分別發展而成，這兩種讓步功能彼此之間沒有衍生關係。五詞均發展為虛讓和總讓連詞，但「儘」的語法化程度低，用例也少，「從」的總讓用例也少。此外，作為總讓連詞，「從」只有雙項總讓用例，「隨」和「憑」則以全項總讓為主，都與各詞作動詞時後接詞性質相呼應。諸詞主要在釋因、條件[前]和讓步這三種語境發展為讓步連詞，下表彙整這五詞虛讓和總讓形成語境和時期。

表 1：「任」、「從」、「儘」、「隨」、「憑」虛讓和總讓用法形成語境及時期

	虛讓				總讓			
	形成語境			形成時期	形成語境			形成時期
	釋因	條件[前]	讓步		釋因	條件[前]	讓步	
任	V			唐朝	V			唐朝
從	V			唐朝	V			宋朝
儘	V		V	宋朝	V	V	V	清初
隨			V	元朝	V	V		明朝
憑			V	明朝		V	V	明朝

由上表可知諸詞讓步用法形成語境，唐朝時期以釋因語境為主，宋以後才擴展到條件[前]和讓步語境。

三、乙類任憑義動詞的歷史及跨語言觀察

歷史上「縱」、「饒」、「讓」都只能後接直述謂賓，三詞均從之發展為虛讓連詞，但「饒」另有一些後續發展。本節 3.1 小節說明三詞發展為虛讓連詞的梗概，3.2 小節則提出相應的跨語言觀察；3.3 小節說明「饒」的後續演變，3.4 小節則提出相應的平行演變和跨語言觀察。

3.1 「縱」、「饒」、「讓」虛讓用法的形成

早期傳世文獻中「縱」就是成熟的虛讓連詞，見不到演變的過渡用例。

(72) a.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詩經·鄭風·子衿）

b. 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禮記·檀弓上）

c. 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左傳·莊 14）

當時「縱」也有動詞用法，表放縱義，早期以後接謂賓（例 73a）和名賓（例 73b）為主，稍晚文獻才出現搭配兼語結構用例（例 74）。由於任憑概念和讓步關係有相通處，故推斷「縱」的虛讓用法源自此。

(73) a.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經·大雅·民勞）

b.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左傳·僖 33）

(74) a. 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大戴禮記·保傅）

b. 夫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六韜·龍韜·奇兵）

根據張麗麗（2006/11），「饒」於隋朝發展為任憑義動詞（例 75），並於唐初出現虛讓用法（例 76），以下兩組用例均轉引自該文（頁 20-22）。特別的是，當時文獻見不到演變的過渡用例，但有鑑於其任憑和讓步用法在意義

和句法上均關係緊密，仍可合理推判其讓步用法源自任憑義動詞。

- (75) a. 太子復言：「咄汝等輩，不假人人共我相撲。饒汝一切一時盡來共我相撲。」（佛本行集經）
 b. 天地有時饒一擲，江山無主任平分。（全唐詩·孟遲·句）
- (76) a. [饒君鐵甕子]，[走藏不得脫]。（王梵志詩·卷3）
 b. [饒君鐵石為心]，[亦得亡魂膽戰處]。（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
 c. [饒你丹青心裏巧]，[彩色千般畫不成]。（變文·醜女緣起）

先秦時期動詞「讓」可表謙讓義，搭配兼語結構，但直到明朝「讓」才脫去謙讓性，純表任憑義，見例(77)。「讓」的虛讓用法則出現於清朝，是直接用於虛讓複句，句中往往帶有虛讓連詞「就」、「縱」、「便」等，見例(78)，要到清末才有成熟用例，見例(79)。可以說「讓」是在讓步語境中發展為虛讓連詞，只是此用法只如曇花一現，在現代漢語中已衰微。¹³

- (77) a. 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跤放翻。（水滸傳·45回）
 b. 他若猜得過我，讓他出去。（西遊記·46回）
- (78) a. 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紅樓夢·58回）
 b. 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紅樓夢·111回）
 c. 縱讓大蟲覷面，也不傷他。（鏡花緣·10回）
 e. 便讓他得個機會下手，他那仇家豈沒個羽翼牙爪？（兒女英雄傳·16回）
- (79) a. 讓他紫誥金閨，也同狗彘。（兒女英雄傳·8回）
 b. 再讓他就如妙手空空兒一般報了仇，竟有那本領潛身遠禍？（兒女英雄傳·16回）

以上三詞作為任憑義動詞均只搭配直述謂賓，也都只發展出虛讓用法，再次印證任憑義動詞賓語特性決定其讓步功能。此演變也見於其他語言，詳見下一小節說明。

¹³ 例(78)和(79)部分例句轉引自張麗麗(2006/12: 353)。

3.2 從任憑到虛讓之跨語言觀察

關於讓步來源的跨語言研究，當以 König 系列研究最受矚目。雖然 König (1985a, 1985b, 1988) 和 Haspelmath & König (1998) 所提各類讓步共 20 種來源中均無任憑表達，但筆者另外找到兩個語言也有源自任憑表達的虛讓用法，分別是希臘語和愛沙尼亞語。

Nikiforidou (1996) 一文探討希臘語多功能詞 *as* 的歷史發展，其中也涉及由任憑到虛讓的演變。根據該文，古希臘語 *as* 寫作 *aphiēmi*，意思為 ‘send away, let go of, let, leave, allow’，可表放出、脫離、停止、使開脫、允讓等義。該文指出 *aphiēmi* 的諸種概念都是由放箭之類的放出、投擲等具體動作義引伸而成，故可推斷其所表允讓義（該文以 ‘let, allow’ 對譯）很可能和放任而為的任憑義相近。例 (80) 是虛化為助詞後的允讓用法，（頁 609）所表概念就接近放任義，例 (81) 則是虛讓用法。（頁 611-612）

(80) παρήγγειλε	τοῖς	συνερχομένοις	αὐτῷ		
order:P:3SG	to-the	go together:PART	he:DAT		
命令：過去時：第三人稱單數	向：定冠詞	隨行：分詞	他：奪格		
τριάνχοντα,	ὅτι	ἐν	τῷ	εἰσέλθωσῖν	ἡμᾶς
thirty	that	in	the	enter:INF	we:ACC
三十	那	裡面	定冠詞	進入：不定式	我們：賓格
κρατήσατε	τάς	πόρτας	καί	ἕως	
hold:IMP:2PL	the	doors	and	let	
保持：祈使：第二人稱複數	定冠詞	門	並且	讓	
εἰσέλθωσι	πάντε Ϛ’	(Theophanis, Chronographia 394, 26)			
enter:PFV:NP:3PL	everybody				
進入	每個人				
‘He gave the order to those thirty who had gone with him that ‘as soon as					

we get in, hold the doors open and let everybody enter also.’ 「他向隨行的三十人下令：『一旦我們進入，就把門打開，讓大家進入。』」

- (81) **as** xionísi emís θa
 “as” snow:PFV:NP:3SG we FUT
 即使 下雪：完整體：非過去時：第三人稱單數 我們 未來時
 páme
 go:PFV:NP:1PL
 去：完整體：非過去時：第一人稱複數

‘We will go, even if it snows.’ 「即使下雪，我們也會去。」

僅根據該文所舉例句，很難推判其間的演變過程。該文認為，允讓用法可以發展為讓步用法，是隱喻機制引發的，關鍵在於此詞由現實域轉入言語行為域，由「我允許你做 X」轉為表達「我允許你說 X」或「我承認你 X」。（頁 613）此意見可解釋任憑義動詞直接用於讓步語境的情況，這點可由「讓」的演變看出，像是例 (78a) 「你讓他砸了碗」本是表示「你放任他砸了碗」，也可理解為「在他砸了碗成立的情況下」。

Metslang (2000) 以及 Erelt & Metslang (2004) 都指出愛沙尼亞語 *las* 也展現由允讓到虛讓的演變情形。Metslang (2000: 59) 指出，一般認為 *las* 是動詞 *laskma* 的省縮形式，此動詞表允讓義 ‘let, allow, have sb do sth’，普遍見於波羅 - 芬蘭語支 (Balto-Finnic) 各語言。*las* 為多功能助詞，除了表允讓外，還可表讓步、第三人稱祈使態 (imperative 3rd person) 以及傳信祈使態 (evidential imperative)。¹⁴ 以下例句轉引自 Metslang (2000: 60-66)，例 (82) 是允讓義動詞 *laskma* 的祈使態用法，例 (83) 是助詞 *las* 的允讓用法，例 (84) 則為助詞 *las* 的讓步用法。

¹⁴ 第三人稱祈使態指的是像 *Peter should call a doctor* 這樣的表達，而傳信祈使態則是像 *Jüri said that Peter should call a doctor* 這樣的表達。

辯」被重新理解為「即使他們盡情爭辯」，並吸納語境意義，*las* 便由祈使態助詞發展為虛讓助詞。

無論是希臘語的 *as* 還是愛沙尼亞語的 *las* 都是由任憑義動詞發展出虛讓用法，和漢語乙類任憑義動詞一致；且很可能都是在讓步語境中形成的，也和「讓」的演變一致。

3.3 「饒」的後續演變

讓步連詞「饒」的性質還經歷由虛讓到實讓的轉換，也於清末短暫出現過少數總讓用例，前者展現跨語言普遍共性，後者則可能是類推所致。

「饒」於唐朝發展為虛讓連詞，並於宋元時期出現一些描述實然情境的用例，見例句 (85)。實然性虛讓和實讓都指陳實然情境，唯一差別在語氣，前者強調其為特殊情況，後者則無此含意。這組用例分析為實然性虛讓或實讓都說得通，有鑑於當時「饒」以虛讓用法為主，故分析為實然性虛讓較合適。

(85) a. [白石後來疏影句，饒綺麗]，[總輸他、清淺吟]。(全宋詞·無名氏·江城梅花引)

b. 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五燈會元·卷7)

唐宋元時期「饒」多用於虛擬情境，但到了明朝，「饒」轉以實然情境為主，例句如下。

(86) a. [饒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剝鮓着油烹]！（西遊記·31回）

b. 只一件，[你饒與人為美]，[多不得人心]。（金瓶梅·46回）

c. [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金瓶梅·67回）

d. [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金瓶梅·28回）

e. 趙聰夫妻實不知是什麼緣故，[饒你平時奸猾]，[到這時節不由你不呆了]。（初刻拍案驚奇·卷13）

雖用於實然情境，這些「饒」字句多少還帶有虛讓特色，有的對說話者而言可算是特殊狀況，有的後分句帶有「也」和「還」，屬虛讓複句的標準格式。不過，其中有的分析為實讓複句更為合理，像是例 (86b)，這是一個算命婆子對

西門慶之妾孟玉樓說的話，是先承認其善行，再說結果並不好，可見此例中的「饒」字句旨在確認事實，以凸顯前後句的讓步關係，當屬實讓用法。當時典型的虛讓「饒」字句仍見得到，但限於存古用法，如詩詞格式或是俗諺，帶領虛擬的極端情境。

清朝時期，「饒」的讓步用法已大幅萎縮，清朝小說中《紅樓夢》用例最多，但多限於固定表達格式，像是「饒這麼著／饒這麼樣／饒這樣」、「饒這麼 A」，見例 (87)，一般表達則少見，見例 (88)。

- (87) a. [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紅樓夢·32回)
 b. [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紅樓夢·45回)
- (88) a. 你瞧瞧，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紅樓夢·19回)
 b. [他饒不挑]，[倒把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紅樓夢·27回)
 c. [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紅樓夢·31回)
 d. [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周全]。(紅樓夢·68回)
 e. 這是怎麼說呢，[我饒說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倒拿我打起卦來了]。(紅樓夢·99回)

此時期「饒」的語法化程度更高，「饒」多位於主語後，脫離原搭配慣性。這兩組用例都屬實然陳述，「饒」都可解為實讓連詞，都可以「雖然」替代，但性質不完全一致。例 (87) 還帶有虛讓特性，可由後分句帶有副詞「還」看出，為虛讓複句既定格式，例中的「饒」也都能以「即使」替代；但是例 (88) 中的「饒」以實讓副詞「明明」替代最為貼切，其中例 (88b, d, e) 後分句還帶有副詞「倒」、「反」和「反倒」，表示結果與預期相反，「饒」不再能以「即使」替代，只能以「雖然」或「明明」替代，屬典型實讓複句。

清末「饒」還出現少數總讓用例（例 89），但出現時代晚，數量又少，推測此用法可能是受到其他任憑義動詞的類推，或是由之構成之雙音連詞的類推，像是「假饒」一詞在宋朝就出現總讓用法（例 90）。

- (89) a. [饒他甚麼金、銀、銅、鐵、錫]，[都是不相干]。（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
 b. [饒你說甚麼]，[關我甚麼]？（後紅樓夢·2回）
- (90) 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根脚本領不好了。（朱子語類·卷121）

3.4 從虛讓到實讓之跨語言觀察

「饒」展現由虛讓連詞到實讓連詞的演變，但進入民國後「饒」的讓步用法趨近消亡，無法觀察其後續發展。無論如何，「饒」此項演變傾向是一種普遍常見的語言現象，無論在漢語或是在其他語言都不少見。漢語史上，「雖」也經歷由虛讓到實讓的演變。「雖」在現代漢語是實讓連詞無疑，但在先秦時期則兼具實讓與虛讓兩種功能。徐朝紅（2017）指出歷史上「雖」、「自」、「雖復」、「雖則」、「雖即」、「遮莫」都由兼具實讓與虛讓用法演變為只具實讓用法，而「即」、「便」、「即使」則是由只有虛讓用法發展為兼具虛讓與實讓用法，這兩種演變類型都顯示由虛讓到實讓的發展傾向。不過，此文探討各詞僅舉數例來論證，並根據情境為實然或虛擬來區別虛讓和實讓，其部分意見可能還需進一步檢驗。雖如此，「雖」此一演變傾向是可確定的，董明祥（2020: 90）一書提出相對仔細的觀察，統計先秦西漢共七部文獻中的「雖」虛讓和實讓用法分布，可明顯見到在先秦六部作品中，都是虛讓多於實讓，以下各書後的 A:B 標示為虛讓和實讓次數，《左傳》77:60、《國語》45:17、《論語》24:6、《孟子》28:15、《韓非子》138:57、《戰國策》77:59，到了西漢《史記》一書則呈現逆轉情形，虛讓用法首度低於實讓：88:118。由此趨勢可推判「雖」應當也經歷由虛讓到實讓的過程。

關於「雖」的來源有幾種說法。首先，蒲立本（2006:176-177）認為是上古繫詞「惟」加上使動前綴 *s- 而構成的使成形式，表示「使之成為」（let it be that），¹⁵

¹⁵ 此觀點首次發表於 Pullyblank(1959: 188-189)。

董明祥（2020）亦同意此觀點。其次，藍鷹和洪波（2001: 249-252）、張玉金（2016: 132-133）以及徐朝紅（2017: 53）則認為源自限定副詞「唯」。如果第一種見解成立，那麼「雖」的歷史也可能和本文所論相近，是由任憑義動詞發展為讓步連詞，而且早期虛讓用法多於實讓，並於漢朝以後逐漸轉變為實讓連詞，展現和「饒」相近的演變歷程。

其他語言也普遍存在由虛讓到實讓的演變，König（1988: 153-154）一文探討 70 種語言，指出實讓關聯詞有五大來源，其中最常見來源為條件關聯詞和增量或強調焦點助詞（*additive or emphatic focus particle*）的組合。¹⁶ 而此組合正是虛讓常見表達模式，其中條件關聯詞有的源自條件標記，如英語的 *though*，德語的 *ob*，有的源自時間標記，如法語的 *quand*、芬蘭語的 *kun*。該文也指出由虛讓關聯詞發展為實讓關聯詞乃世界語言最普遍的演變模式，尤其是此類實讓關聯詞往往和假設態（*subjunctive mood*）共現，像是法語，即使這樣的共現根本不符實讓複句的已然特性。König（1991）一文探討焦點標記功能，也重申此種含條件關聯詞的虛讓表達模式為實讓關聯詞的重要來源。（頁 82-87）

四、此演變所見特殊用法

由任憑義動詞發展而成的讓步連詞有兩個特殊用法：一、出現一種特殊總讓用法，本文稱為隱性總讓；二、此類連詞經常後接虛指或羨餘人稱代詞。以下逐節說明。

4.1 隱性總讓用法

歷史上還經常看到甲類任憑義動詞後接直述謂賓卻帶有總讓特性，此用法本文稱為「隱性總讓」，以下是一些例句，例中圓括弧內所含疑問詞為本文所添加。

¹⁶ 英語的 *also, even, too* 均屬此類助詞。

- (91) a. 萬葉紅綃翦盡春，[丹青任(如何)寫][不如真]。(全唐詩·盧士衡·題牡丹)
 b. [任你(如何)叫天][也不應]，[(如何)叫地][不聞]了。(五鼠鬧東京傳·卷2)
- (92) a. [東風動地從渠(如何)惡]，[吹盡楊花無可吹]。(全宋詩·楊萬里·泊船百花洲登姑蘇臺2首之2)
 b. [從渠春風(如何)顛]，[那得到古井]。(全宋詩·汪藻·題伯禹給事漫吾寧)
- (93) a. [儘人(如何)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19)
 b. [儘人(如何)求守][不應人]，走向碧紗窗下睡。(全宋詞·歐陽修·玉樓春)
- (94) a. [隨他(什麼)緊要軍情]，[都不通報哩]。(元曲選·氣英布·2折)
 b. 只見那隻兵船就如釘釘在水裏的一般，[隨他(如何)撐][也撐不動]。(喻世明言·卷19)
- (95) a. 就如那枯井一般，[憑你(如何)淘][也是無用的]。(醒世姻緣·8回)
 b. 那唐氏倒也低了頭，[憑他(怎麼)看][也不睬他]，[憑他(怎麼)說][也不應他]。(醒世姻緣·19回)

以上各組例句中的關鍵詞大都維持動詞特性，所以分析為動詞是沒有問題的，但因都搭配讓步複句，故也可分析為讓步連詞，但需理解為「無論+疑問詞」方說得通；少數例句中的任憑義動詞已虛化，如(94a)中的「隨」後接極端性名詞，已脫離任憑義動詞使用特性。

此特性要從隱性疑問(concealed question)談起。語言中有一些動詞其後接名詞組賓語的真假值相當於包接疑問句，如下所示。(Baker 1968: 81, Romero 2006: 208)

- (96) a. John refused to tell the police the fellows who had been involved. 「約翰拒絕告訴警方涉入的人士。」(隱性疑賓)

- b. John refused to tell the police which fellows had been involved. 「約翰拒絕告訴警方哪些人士涉入。」（顯性疑賓）
- (97) a. John knows the price of milk. 「約翰知道牛奶的價格。」（隱性疑賓）
- b. John knows how much the milk costs. 「約翰知道牛奶價格是多少。」（顯性疑賓）

「任」、「從」、「儘」、「隨」、「憑」的直述謂賓也是隱性疑賓，例(98a)的意思和(98b)相當，其謂賓「吃」相當於「吃多少」。不過，這五詞的賓語性質和上面所舉不同，這五詞是直述謂賓（隱性疑賓）對應疑問謂賓，而上面所舉則是名賓（隱性疑賓）對應疑問句賓。過去關於隱性疑問的討論尚未留意到任憑義動詞，這方面值得進一步挖掘。

- (98) a. 隨他吃。（隱性疑賓）
- b. 隨他吃多少。（顯性疑賓）

隱性總讓是一種特別的讓步類型，句法形式與虛讓相當，而概念則與總讓相當。此用法過去未受關注，其使用特性還有繼續探討的空間。

4.2 後接虛指和羨餘代詞

由於任憑義動詞是在兼語結構發展為讓步連詞，其後方常帶有人稱代詞或是指人的泛稱名詞，如「人」、「君」等。古今漢語兼語結構並不完全一致，其間經歷變動，最重要的差別在於兼語由可有可無轉為必用，此變化也反映在從任憑到讓步的演變中。兼語動詞用法出現較早的幾個詞，如「縱」、「饒」和「任」，經常直接後接動詞組，如「無縱詭隨」、「饒一擲」、「任去留」等。但是唐以後此用法越來越少見，任憑義動詞後的兼語成為必用成分。作兼語動詞時，這些動詞後的人稱代詞便有虛化趨勢，以下以「從」為代表說明。

唐朝時期任憑義動詞「從」常後接人稱代詞「他」、「渠」、「伊」、「你」等，其中以「他」最為常見。但這個句式中的代詞用法多元，可分三種情形：一、回指前方名詞組，見例(99)；二、虛指，無特定指向，見例(100)；三、為羨餘成分，後方名詞組才是真正的兼語，見例(101)。其中後兩種情形已有

初步脫離兼語結構的趨勢。

- (99) a. 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全唐詩·李白·白頭吟)
 b. 空花任爾頻侵眼，老雪從他漸滿頭。(全唐詩·劉兼·春晚寓懷)
- (100) a. 自學坐禪休服藥，從他時復病沈沈。(全唐詩·白居易·罷藥)
 b. 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全唐詩·無名氏·醉公子)
- (101) a. 從他煙棹更南去，休向津頭問去程。(全唐詩·司空圖·浙上)
 b. 秋到任他林落葉，春來從你樹開花。(全唐詩·寒山詩·303首之197)

宋以後「從渠」的組合流行起來，志村良治(1995: 291)特別針對「從渠」一詞提出討論，認為「從渠」係由「任憑他」之概念發展為虛讓連詞，其用法與「任渠」、「任他」相當，並認為「從渠」中的「渠」「可以看作構成複合詞時添加的助字。但也不是說它的指示作用完全消失了。」(頁291)

因此來源，此類動詞發展而成的連詞經常後接虛指或羨餘人稱代詞，如下所示。第一組例句中人稱代詞無特定指稱對象，但還具有句法功能；第二組例句中人稱代詞則為羨餘成分，拿掉該人稱代詞句子反倒更合乎句法規則。

- (102) a. [任你龍章鳳篆]，[貧道都知]。(平妖傳·7回)
 b. [從他兀兀陶陶裡]，[猶勝醒醒]，惹得閒憔悴。(全宋詞·王仲甫·醉落魄)
- c. 生死參罰在我手，[盡他乖變][也難逃]。(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磨難曲·4回)
- (103) a. 今朝喜鵲噪，定是姻緣到。[隨他走個乞兒來]，[我也只是呵呵笑]。
 (元曲選·瀟湘雨·2折)
- b. [憑他誰叫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紅樓夢·28回)

此用法特性普遍見於「饒」、「任」、「從」、「儘」、「隨」、「憑」，但不見於「縱」和「讓」。如3.1小節所述，先秦早期的任憑義動詞「縱」不搭配兼語結構，只後接調賓或名賓，這應該就是連詞「縱」不後接虛指或羨餘人稱代詞的原因。而「讓」的讓步用法歷史不長，也不足以發展出此使用特性。

五、演變條件

任憑義動詞之所以能夠發展為讓步連詞，受到多種條件合力促成，本節特就兩個條件提出說明：複句關係的匯通、概念模式的延續。

5.1 複句關係的匯通

漢語甲類任憑義動詞發展為虛讓和總讓連詞，乙類任憑義動詞則發展為虛讓連詞，其中「饒」還由虛讓連詞進一步發展為實讓連詞，其間演變關係可條列如下。

任憑義動詞 > $\left\{ \begin{array}{l} \text{虛讓連詞} > \text{實讓連詞} \\ \text{總讓連詞} \end{array} \right.$

如前文所言，這方面演變涉及複句關係的匯通，從任憑義動詞到虛讓和總讓連詞涉及釋因和條件[前]複句被重新理解為讓步複句，而從虛讓連詞到實讓連詞的演變，也涉及虛讓複句被重新理解為實讓複句。讓轉關係是並列與因果的逆反，是較為複雜的關係，故很常從其他關係重新理解而成。條件[前]複句和讓步複句得以匯通，是很容易理解的。虛讓複句的前後分句之間本就具有條件關係，前分句設定某種極端情境為條件，後分句則說明結果，而且虛讓複句也多為虛擬情境，這點也和條件[前]複句相當。二者唯一差別在於條件複句的前後分句關係是順推，而虛讓複句的前後分句關係則為逆推。總讓複句情況也相近，前後分句之間一樣具有條件關係，前分句設定某個開放性條件，後分句一樣說明結果。二者最大差別也在前後分句之間的關係，總讓複句以逆推為主，雖然前分句所提為開放性條件，但都蘊涵逆推關係，像是「無論天氣好壞，他每天都到山區送信」此句蘊涵「即使天氣不好，他也到山區送信」，與虛讓複句精神一致。可見從條件到讓步，只要前後分句之間的關係由順推轉為逆推，就能達成。而順與逆，往往存乎一心，端看說話人怎麼看待兩個命題

之間的關係，故其匯通是很容易達成的。

至於釋因和讓步之所以能夠匯通，則要分三個層次來談。第一層，原釋因關係屬言域層次，前後分句之間關係較為鬆散，容易被重新理解，而將前分句理解為前提或條件是最常見模式，故其前分句就具備條件特性。第二層，前分句原表放任他人而為，容易帶有極端特性，而其後分句原提出放任他人而為的原因，表示為何不介意，就和前分句存在逆反關係，這樣的前後分句一旦轉以條件關係重新理解，便貼合虛讓和總讓的特性，如前段所述，虛讓和總讓本就帶有條件基底。第三層，漢語句法傾向依照時間先後和事理因果排序，分句之間亦然，是故前因後果的因果複句要比前果後因的釋因複句來得普遍，釋因複句也因而容易被重新理解，而讓步複句內部正是依照因果順序排列的，只是因果之間不是順著事理發展。

其實複句關係的匯通在漢語相當普遍。漢語分句之間往往是意合模式，其間關係容易重新理解，這就構成有利其轉變的條件。根據筆者觀察，許多讓步和轉折關聯詞也是因為複句關係的匯通而形成的。（張麗麗 2011, 2018/12 2021）下表所列關聯詞除了連詞，還包含關聯副詞與語氣副詞。

表 2：漢語讓轉關聯詞演變過程中所見複句關係的匯通

	關聯詞	複句轉換	說明
1	任、從、儘、隨	釋因 > 虛 / 總讓	前分句不產生作用的特性被強化
2	不管、管	釋因 > 總讓	同上
3	哪怕	釋因 > 虛讓	同上
4	別看	釋因 > 實讓	同上
5	儘、隨、憑	條件 > 總讓	前後分句之間由順推轉為逆推
6	饒	虛讓 > 實讓	前分句由虛擬情境轉為實然情境
7	不論、不問等	狀中 > 總讓	句內關係轉為句間關係
8	無、無有	話題 > 總讓	同上
9	卻	承接 > 轉折	時間上前後銜接，但事理上出乎意料

10	竟、竟然	承接 > 轉折	同上
11	竟 ¹⁷	承接 > 因果	時間上前後銜接，且事理上合乎預期
12	居然	評價 > 轉折	強調顯見的結果轉為強調顯見的逆反

上表說明，往往是他類複句關係重新理解為讓轉關係後，才促成讓轉關聯詞的形成。此演變模式說明讓轉關係的複雜，也說明複句關係的匯通對此類關聯詞演變的關鍵性。

5.2 概念模式的延續

任憑義動詞之所以能夠發展為讓步連詞，跟任憑義動詞本身的概念模式也有關。動詞是句子核心，具有連接配價關係之作用。任憑義動詞可說是使役動詞的一種，使役動詞涉及三個配價：致使者、受使者、受使行為，受使者及受使行為又構成受使事件。Talmy (1988) 一文將使役概念對應到一套動力 (force dynamics) 模式，其中有兩個行動主體，分別是行動者 (Agonist) 和制動者 (Antagonist)，行動者有其本然的行動傾向，制動者則對之施壓甚至造成影響。此動力模式可對照到使役概念，制動者即相當於致使者，而行動者則可對應到受使者。無論致使 (causative) 或允讓 (letting) 情境，制動者都有較強的力量，但在致使情境中制動者對行動者施加外力並造成改變，(頁 54) 而在允讓情境中則是制動者撤除對行動者的阻擋 (ceases impinging on this Agonist)，讓行動者得以遂行原打算從事的行動。(頁 57-8) 本文所區分之甲類任憑義動詞為漢語所特有，乙類任憑義動詞則是漢語和其他語言所共有，即相當於該文所稱允讓動詞。¹⁸ 允讓是不再阻擋，而任憑則是自始至終都未加阻擋。以上關於致使、允讓、任憑三者特性區別，可見下方表 3 前 3 欄。

¹⁷ 歷史上，「竟」還發展出合乎預期的果然語氣。(張麗麗 2018/12: 204-208)

¹⁸ 乙類動詞中「縱」和「讓」的概念比較清晰，都和 Talmy (1988) 所稱允讓義相當。「縱」源自縱馬、縱虎之類的動作義，含有從拘管到放縱的過程，是從有阻擋到撤除阻擋。「讓」由退讓義發展為允讓義，作為退讓義動詞就常搭配否定詞，發展為允讓義動詞後亦然，「不讓」就是「不撤除阻擋」之義。

此套動力模式也可對應到複句關係，Talmy (1988) 特別針對因果和讓步複句提出說明。在此動力模式中，較強的制動者可由原因連詞 *because* 或原因介詞 *because of* 引介，而較弱的制動者則可由讓步連詞 *although* 或讓步介詞 *despite* 引介，該文所舉例句如下：

(104) a. The ball kept rolling **because of** the wind blowing on it.

b. The ball kept rolling **despite** the stiff grass.

在制動者和行動者彼此相抗的情況下，當制動者力量較強，便會因為此制動者而導致行動者背離原行動，這就構成因果關係。而當制動者力量較弱，儘管制動者存在，行動者仍能繼續原行動，這就構成讓步關係。綜合其動力模式諸變項，因果和讓步的特性列於下表後 2 欄。

表 3：根據 Talmy (1988) 動力模式區別致使、允讓、任憑、因果和讓步

		致使	允讓	任憑	因果	讓步
A	致使者對受使者動作	施加外力	撤除阻擋	未加阻擋	施加外力	施加外力
B	致使者強於受使者	是	是	是	是	否
C	受使者被改變	是	否	否	是	否
D	結果符合受使者傾向	否	是	是	否	是

表 3 共列有四個變項，從之可見出允讓／任憑和讓步雖有差異，但變項 C 和 D 一致，而前兩個變項相加合後結果也一樣：允讓和任憑是撤除阻擋或未加阻擋，而讓步則是施加外力不成，一樣都是不阻擋，才會造成變項 C 和 D 一致。是故，透過使役動詞的動力模式可見出任憑／允讓和讓步的語義聯繫。下面為「任」作任憑義動詞 (105a) 和讓步連詞 (105b) 的對照。

(105)

a. (我)x **任** [你天地移]y。

b. **任** [你天地移]x, [我暢巖中坐]y。

致使者 x	受使事件 y	
	受使者	受使行為
我	你天地	移
你天地移	我	暢巖中坐

例 (105) 中，原本動詞「任」連接的是致使者「我」和受使事件「你天地移」，但發展為連詞後，連接的是前分句「你天地移」和後分句「我暢巖中坐」，但前後成分之間始終維持一定的關係：都是受使者不被改變而得以遂行其行動（C），結果都符合受使者傾向（D）。雖然二者在變項 A 和 B 不同，但如前所述，這兩個變項相加合後，所造成的結果都一樣。

在語法化過程中，意義虛化但動力模式維持的情況也見於使役動詞其他演變。漢語使役動詞除了可虛化為讓步連詞，還可虛化為條件連詞，如「使」、「令」等，（張麗麗 2006/11）以及被動標記，如「教／交／叫」、「讓」、「給」等。（江藍生 2000、蔣紹愚 2003、張麗麗 2006/01 等）這三種用法分別源自不同概念的使役動詞，如下所示：

任憑義動詞 > 讓步連詞

命令義動詞 > 條件連詞

允讓義動詞 > 被動標記／被動介詞

根據張麗麗（2006/11: 5-8），命令義動詞之所以能發展為條件連詞，關鍵也在於所在複句語境的變化，由「話題 - 評論」或「前提 - 推斷」複句重新理解為條件複句。條件複句的後分句多半是針對前分句所提情況提出評論或說明，這就和這兩種複句關係性質相當，很容易見出其間的連帶關係。另一方面，從動力模式觀之，命令義動詞和條件複句也有許多共通點，茲藉下面兩句說明。

(106)

a. [老師]x 令 [學生掃地]y。

b. 令 [學生掃地]x, [教室就會變乾淨]y

致使者 x	受使事件 y	
	受使者	受使行為
老師	學生	掃地
學生掃地	教室	就會變乾淨

例 (106) 中，原本命令義動詞「令」連接的是致使者「老師」和受使事件「學生掃地」，但發展為條件連詞後，「令」連接的是前分句「學生掃地」和後分句「教室就會變乾淨」。在這兩種用法中，致使者都對受使者施加外力（A），

其力量都強於受使者(B)，而且受使事件都可能發生，但均尚未達成(C)。二者差別僅在於結果是否符合受使者傾向，在命令情境中一般不符合，在條件情境中則多半符合。

從使役動詞到被動標誌的演變也有類似的情形。根據張麗麗(2006/01)，發展為被動標記的允讓義動詞都是表非自願允讓，其用法相當於「竟教他抱走了獎盃」、「卻讓小偷跑了」這樣的表達，表示一種不在預期中、不樂見的情況。此類用法多半描述已然情境，通常不帶主語，即使能補上，如「他讓小偷跑了」，也帶有阻擋不了的無奈口氣。此線演變中也見得到動力模式的延續，茲以下面兩句說明。

(107)

a. [張三]x 讓 [李四跑了]y。

b. [張三]x 讓 [李四打了]y。

致使者 x	受使事件 y	
	受使者	受使行為
張三	李四	跑了
張三	李四	打了(張三)

例(107)中，原本允讓義動詞「讓」連接的是致使者「張三」和受使事件「李四跑了」，發展為被動標記後，「讓」連接的是被動句主語「張三」和謂語「李四打了(張三)」。在這兩種用法中，非自願允讓和被動之間有高度的共通性：致使者都撤除阻擋(A)，而且都沒有意願這麼做，前者是非自願的，後者則是被動的，但最終受使事件都確實發生了(C)，而且結果都符合受使者傾向(D)：「李四想跑」、「李四想打張三」。至於致使者是否強於受使者(B)，二者差別也不大，被動用法中一定是弱於，非自願允讓用法也多半如此。

上述多項漢語使役動詞的語法化演變中都可見到概念模式的延續，顯示動詞所連接的配價關係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即使該動詞已虛化，但是所聯繫成分之間的關係還多少保留著。本文第2節的結論其實也呼應此觀察，該節指出動詞後接調賓性質和連詞後接分句性質相對應，正顯示原配價模式延續到複句組成之中。由於使役動詞這些演變也都見於其他

語言，¹⁹ 概念模式的延續或可視為語言演變的共通基礎。不過，其解釋效力有多強，還可用於解釋哪些演變，則有待日後持續探查。

六、結 論

本文探討漢語任憑義動詞發展為讓步連詞的歷史，指出任憑義動詞後接賓語類型決定可發展出的讓步類型，也提出「複句關係的匯通」以及「概念模式的延續」這兩項具普遍性的演變條件。

此類動詞或是因為所在語境由釋因或條件關係轉為讓步關係，或是直接用於讓步語境，而展開相關演變。就語法化理論而言，其演變機制為「語境意義的吸納」（Bybee, Perkins and Pagliuca 1994: 282），但本文更看重此方面演變所涉及的條件。這些動詞得以被重新分析為讓步連詞，是出現於讓步語境，但是諸詞並不必然直接用於讓步語境，而是所在語境經歷轉換，早期甲類任憑義動詞便是如此。漢語以意合法為常，複句關係容易彼此相通，這是諸詞所在釋因和條件語境得已被重新理解為讓步語境的重要條件，也是漢語史上許多讓步和轉折關聯詞的共通演變條件。此外，就使役動詞的動力模式來看，無論任憑義動詞發展為讓步連詞、使役動詞發展為條件連詞，或是允讓義動詞發展為被動標記，都可見到概念模式的延續，這可以說是使役動詞諸多語法化的關鍵條件。以上第一項條件強調句與句之間關係的易變性，第二項條件則強調配價之間關係的穩固性，顯現句子間關係和句內配價關係對演變所產生的兩種相反的推動力。

本文也特別指出甲類任憑義動詞「任」、「從」、「儘」、「隨」、「憑」兩點特殊處。首先，此類動詞除了可後接直述謂賓，還可後接疑問謂賓，這正

¹⁹ 由使役到條件的演變也見於本文所論希臘語多功能助詞 *as* 的歷史，（Nikiforidou 1996），亦可參見張麗麗（2006/11: 28-33）的說明。由使役到被動的演變更為普遍，見於通古斯語、埃文語、英語、韓語、法語等語言，可參見張麗麗（2006/01: 153-159）的討論。

是為何諸詞得以迥異於漢語及其他語言的任憑義動詞，除了虛讓用法還發展出總讓用法的原因。其次，五詞還發展出隱性總讓此一特殊用法，關鍵在於諸詞作動詞時便可帶隱性疑問詞賓。這五詞這兩點表現均相當特殊，無論從使役動詞的普遍特性觀之，還是從疑賓動詞或隱性疑賓動詞的類型視之，都不尋常。不過，由任憑到總讓的發展是否僅見於漢語，隱性總讓用法是否限於這五詞，是否為漢語所獨有，都有待更廣泛的考查來釐清。

（責任校對：王誠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春秋·左丘明傳，西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16-19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春秋·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戰國·韓非著，清·王先慎集解，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西漢·戴德編，方向東匯校集解：《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西漢·公羊壽傳，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20-2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4-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西漢·司馬遷著，楊家駱、許平和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

- 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
- 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12-15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10-1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曹魏·嵇康：〈琴賦〉，清·嚴可均輯，馮瑞生審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 西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
- 東晉·法顯：《摩訶僧祇律》，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
- 劉宋·劉義慶著，南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北魏·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 隋·不著撰人：《佛本行集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
- 唐·王梵志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唐·張文成撰，李時人、詹緒左校注：《遊仙窟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唐·釋義淨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
- 唐·釋道世編撰：《法苑珠林》，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3年。
- 五代·釋靜、釋筠編撰，張美蘭校注：《祖堂集校注》，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9年。

北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圓悟佛果禪師語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

南宋·朱熹著，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南宋·不著撰人：《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

南宋·釋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

南宋·釋普濟：《五燈會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明·天然癡叟：《石點頭》，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

明·毛晉編：《六十種曲》，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明·吳承恩：《西遊記》，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年。

明·周清原：《西湖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明·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王利器校注：《水滸全傳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明·洪楸、熊龍峰編印：《清平山堂話本·熊龍峰四種小說》，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

明·崔世珍注解，聯經出版社編：《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型世言》，《明代小說輯刊》第一輯，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臺北：三民書局，1998年。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

-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四部備要·集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年。
- 明·羅貫中：《北宋三遂平妖傳》，收入侯忠義主編：《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
-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點：《全圖繡像三國演義》，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明·羅懋登編撰：《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明·蘭陵笑笑生：《繡像金瓶梅詞話》，臺北：雪山圖書公司，1993年。
- 清·丁耀亢著、陸合、星月校點：《金瓶梅續書三種》，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
- 清·孔尚任撰，呂雅賢、陳平注：《桃花扇》，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
- 清·文康：《兒女英雄傳》，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8年。
-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年。
-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1年。
- 清·李汝珍：《鏡花緣》，臺北：世界書局，1979年。
- 清·李綠園著，新文豐出版社校註：《歧路燈》，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
- 清·李寶嘉著，世界書局編輯部考校：《足本官場現形記》，臺北：世界書局，1957年。
- 清·洪昇著，徐朔方校注：《長生殿》，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
-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
- 清·逍遙子：《後紅樓夢》，《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清·馮夢龍編撰，廖吉郎校注，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臺北：三民書局，1989年。

- 清·蒲松齡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任半塘編著：《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傅璇琮等主編，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9年。
-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寧希元校點：《元刊雜劇三十種》，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
-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4年。

二、近人論著

- 江藍生：〈漢語使役與被動兼用探源〉，收錄於《近代漢語探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 老舍：《駱駝祥子》，《老舍小說經典》第三卷，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5年。
-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 * 沈家煊：〈複句三域「行、知、言」〉，《中國語文》第3期（2003年5月）。
- * 邢福義：《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 凌瑜：《讓步連詞演變及語法功能研究例說》，浙江：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池昌海先生指導。
- * 席嘉：《近代漢語連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 徐朝紅：〈讓步條件連詞到讓步連詞的語義演變〉，《語言科學》第16卷第5期（2017年9月）。
- * 張玉金：《出土先秦文獻虛詞發展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
- *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 [1953]年。
- 張麗麗：〈漢語使役句表被動的語義發展〉，《語言暨語言學》第7卷第1期（2006年1月）。

- *張麗麗：〈從使役到條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5期（2006年11月）。DOI:10.6258/bcla.2006.65.01
- 張麗麗：〈使役動詞的多重虛化——從句法、語義和語用三層面觀之〉，《臺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6年12月）。DOI:10.6281/NTUCL.2006.25.10
- 張麗麗：〈轉折義副詞「反」、「卻」、「倒」的歷史演變與用法分布〉，《漢學研究》第29卷第4期（2011年12月）。DOI:10.6770/CS.201112.0255
- 張麗麗：〈讓步關聯詞「盡」與「儘管」的形成〉，《歷史語言學研究》第12輯（2018年10月）。
- 張麗麗：〈轉折句常見語氣副詞的形成〉，《成大中文學報》第63期（2018年12月）。
- 張麗麗：〈漠視表達與讓步〉，《第十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會議提要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大學，2021年。
- 溫鎖林：〈真謂賓動詞帶疑問句形式賓語的語氣問題〉，《語文研究》第2期（2004年4月）。
- 董明祥：《讓步連詞「雖」的歷時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郭維茹先生指導。DOI:10.6345/NTNU202000166
- *蒲立本著，孫景濤譯：《古漢語語法綱要》，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年。
- 趙 豔：《漢語縱予連詞演變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葛佳才先生指導。
- 劉小欽：《漢語「零致使」動詞的歷時演變》，溫州：溫州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馬貝加先生指導。
- 蔣紹愚：〈「給」字句、「教」字句表被動的來源——兼談語法化、類推和功能擴展〉，收入吳福祥、洪波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駱鍾煉、馬貝加：〈連詞「從」的產生再議〉，《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5年9月）。
- *藍鷹、洪波：《上古漢語虛詞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 *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
- * (日) 志村良治著，江藍生、白維國譯：《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Baker, C. L. (1968). *Indirect questions in English*. (Publication No. 6901294)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 Bybee, J., Perkins, R., and Pagliuca, W.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mrie, B. (1976). The syntax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 cross-languages similarities and divergences. In M. Shibatani (Ed.),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6* (pp. 261-31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relt, M., and Metslang, H. (2004). Grammar and pragmatics: Changes in the paradigm of the Estonian imperative. *Linguistica Uralica*, 3, 161-178.
- Haspelmath, M., & König, E. (1998). Concessive conditionals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In J. Van der Auwera (Ed.), *Adverbial constructions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pp. 563-640).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König, E. (1985a). Where do concessives come fro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ssive connectives. In J. Fisiak (Ed.), *Historical semantics historical word-formation* (pp. 263-282).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König, E. (1985b). On the history of concessive connectives in Englis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evidence. *Lingua*, 6, 1-19.
- König, E. (1988). Concessive connectives and concessive sentences: cross-linguistic regularities and pragmatic principles. In J. A. Hawkins (Ed.), *Explaining language universals* (pp. 145-166).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König, E. (1991). *The meaning of focus particl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Routledge.
- Metslang, H. (2000).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particle in Estonian. In M. Erelt (Ed.), *Estonian typological studies IV* (pp. 59-86). Tartu: The Department of Estonian of the University of Tartu.

- Nikiforidou, K. (1996). Modern Greek as: A case study i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 polysemy. *Studies in Language*, 20 (3), 599-632.
- Pullyblank, E. G. (1959). Fei 非, wei 唯 and certain related words. In S. Egerod, & E. Glahn (Eds.),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pp. 178-189). Copenhagen: Munksgaard.
- Romero, M. (2006). On concealed questions. In M. Gibson, & J. Howell (Eds.), *Proceedings of semantic and linguistic theory* (pp. 208-227). Ithaca, NY: CLC Publications.
- Talmy, L. (1988). Force dynamic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ognitive Science*, 12, 49-100.
- Theiler, N., Floris, R. and Maria, A. (2019). Picky predicates: why *believe* doesn't like interrogative complements, and other puzzl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27, 95-134.

三、網站資料

- 中央研究院開發：「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瀏覽日期：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
- 中央研究院開發：「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參見：<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akiwi/kiwi.sh>，瀏覽日期：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
- 中央研究院開發：「中央研究院中古漢語標記語料庫」，參見：<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dkiwi/kiwi.sh>，瀏覽日期：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
- 中央研究院開發：「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參見：<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pkiwi/kiwi.sh>，瀏覽日期：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
- 中央研究院開發：「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參見：<http://asbc.iis.sinica.edu.tw/>，瀏覽日期：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
- 北京大學中文系研製：「全宋詩分析系統」，臺灣大學圖書館提供，瀏覽日

期：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1月20日。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開發：「中國古典戲曲資料庫」，參見：<http://ccddb.econ.keio.ac.jp/wiki>，瀏覽日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L.-L. (2006). Cong shiyi dao tiaojian [From shi-yi constructions to conditionals]. *Humanitas Taiwanica*, 65, 1-38.
- Lan, Y., & Hong, B. (2001). *Shanggu hanyu xuci yanjiu* [A study on functional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Luo, Zh.-F. (Ed.) (2001). *Hanyu da cidian* [Comprehensive Chinese Word Dictionary]. Shanghai: *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
- Pulleyblank, & Edwin George. Translated by Sun, J.-T. (2006). *Guhanyu yufa gangyao*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Shen, J.-X. (2003). Fujū sanyū 'xing zhi yan' [Compound sentences in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acting, knowing, and uttering]. *Chinese Language*, 294, 195-204.
- Shimura, Ryoji. Translated by Jiang, L.-Sh. and Bai, W.-G. (1995). *Zhongguo zhongshi yufashi yanjiu*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syntax of Middle Chines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Xi, J. (2010). *Jindai hanyu lianci* [Conjunctions of Early Mandar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Xing, F.-Y. (2001). *Hanyu fujū yanjiu* [A study on Chinese compound sentenc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ang, X. (1993 [1953]). *Shi ci qu yuci huishi* [Annotations to words and phrases in poems and verses]. Taipei: Hungyeh Publishing Co., Ltd.

-
- Zhang, Y.-J. (2016). *Chutu xianqin wenxian xuci fazhan yanjiu*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s of functional words in the documents of pre-Qin period].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